

取快递的老人

◎崔立

我摸出手机,对照着快递智能柜上的数字键,摁下了一个个的数字。一声“嘀”过后,一个柜门打开了,我的那份快递正在其中。

我取出快递,关上小门的同时,一个老人过来问我:“麻烦你,能帮我取一下快递吗?”老人顺势将放大的手机短信界面给我看。我边说:“好。”边给他摁数字,马上又停住了。智能柜提示我输入的数字错误。我再多看了一眼,发现老人的快递在旁侧另一个小区中。我告诉老人,他说:“我去过了,那里没有。”

我看了下天空,阴霾之外还有一线光亮,暂时没有下雨的迹象。我说:“我陪你去拿吧。”其实,两个小区的门口并不远,相隔也就一二百米而已。我已经把脚步尽量放缓了,还是把老人落下了好几步。看得出来,老人是很努力地想跟上我。我停了下来,摸出手机,假装要看什么,其实余光一直留意着老人。

终于到了。老人摸出了手机,又点了刚才的短信,放大给我看。我在智能柜取件的页面,按着数字。按完,有个小门打开了,是被包裹住的一个小盒子。我取出来,并不重。

老人说:“呀呀,刚才我怎么没打开。”忙不迭地再三向我道谢,我说:“没关系,我刚好出来走走。”

老人说他就住在这个小区,和我道别,回去了。他走路的速度很慢,甚至有些蹒跚。我不忍看下去,转身走了。

我老了,是不是也会这样?那就趁着我还不算太老,帮助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吧。

是“四”还是“发”

◎阿紫

侄儿要结婚了,为他高兴之余,颇有些发愁。我们一笔理财投资亏了30万,如今正是罗锅上山——钱紧(前紧)。打听了一下,我们这个级别的近亲长辈,按照本地行情,结婚礼金应该送八千元以上。

“自家人应该能互相理解,就送四千吧?以后条件改善了,再想办法找补。”妻子和我商量。我有些迟疑,一来有点少,怕大哥和侄儿没面子,侄媳家会觉得我们这边亲戚比较弱。二来,“四”字不知道是否犯忌讳?

好在我平日里喜欢记账,当初我结婚时亲友送的礼金,都能查得到。一查发现送四百元的颇有几位,当年这个数已经算很多了。查完之后便有了底气,看来本地习俗并不忌讳“四”。

过了一阵子,有亲戚传话,说大嫂私下怪我们一把年纪了,什么都不懂。“四”太不吉利了。

母亲组织了一场家庭聚会,席间大嫂眉飞色舞,说她大哥对外甥十分上心,结婚礼金出手就是四万。说罢顾盼自雄,可能觉得娘家人给她长了脸。

咋就不忌讳了?琢磨来琢磨去,估计“四”是否吉利取决于它身后的搭档。四千、四百不吉利,四万就吉利,如果四十万更是大吉大利。“后缀”不给力,“四”和“死”谐音;“后缀”给力,“四”就是简谱里的“4”,念“发”!

本版投稿邮箱
2457901059@qq.com

喊儿子回家吃饭

◎张红梅

重重的样子。我没有说话,只是不停给儿子夹菜。

第二天晚上,我早早给儿子微信留言:儿子,妈妈等你回家吃饭。儿子很快回复,可能要加班,会晚点。我回复:没事,妈妈等你。那晚儿子回来依然在半夜,我还像昨晚那样等着儿子。

儿子吃饭的时候,给我夹菜,说:“别光让我吃,您也吃啊。”我听到儿子这样说,顿时感觉轻松了不少。

之后几天,我都给儿子留言,告诉他等他回家吃饭,儿子一天比一天回家早了,而且心情明显也越来越好。

儿子慢慢开始正常下班了,回到家后话也多了。那天又在一起吃饭,儿子突然说:“妈,你让我想起我小时候你每天喊我吃饭的情景,谢谢!”

是啊,儿子小时候,特别贪玩,每到吃饭的时候,都要去外面找他,喊回来吃饭。自从儿子参加工作以后,他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子,需要应酬,我也很自觉地不再“喊”他、等他吃饭。现在儿子这么一说,让我心里发酸。看到儿子这么忙碌,在工作上遇到难题,我又帮不上忙,心里很着急;担心儿子吃不好饭,影响了身体健康,作为母亲,这个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喊儿子回家吃饭。

儿子一切都恢复了正常,我的心里终于卸下了一块石头。儿子毕竟还年轻,在人生的路上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惑和难题,在他感到迷茫的时候,适当喊他吃饭,提醒儿子疼他爱他的家人总会牵挂着他、关心着他,让儿子记得回家的路,也有底气继续向前走。

喊儿子回家吃饭,是我对儿子满满的关爱和牵挂。



待在没有Wi-Fi的房间

◎关立蓉

搬了新家,疫情又起,管控严格,就没有联系安装师傅把老房子的网络移过来。

新邻居很热情,说,不必着急,我家路由器正好安在你家隔壁,我把密码告诉你。密码是一组好记的数字,回家一试,果然一墙之隔,收到两格信号,有种欣喜的感觉,好像与世界重新接上了轨。

能收到信号的地点是女儿的房间。我们的卧室在中间,只有缥缈的一格信号,忽隐忽现,极不稳定,基本无法用Wi-Fi上网。手机流量有限,不够奢侈地看视频和铺天盖地的各种信息。刚开始,还有点不适应。以往睡觉前总要点开微信,打开朋友圈,然后手指不断下滑,这个动作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肌肉记忆,不受大脑控制。手指划拉之间,时间就这样悄悄溜走。想再拿起书本,已经昏昏欲睡。

搬家后没多久,女儿赴沪读研,房间空着。晚上,我把手机放在她的房间。我以为如此,就可以在自己的房间专心读书。但总是心神不定,眼睛老是不自觉地朝床头柜方向瞄着,那是我以前搁置手机之处。过不了半小时,

我就要跑到女儿的房间,翻翻朋友圈蹦出来的新消息。每晚就这样跑来跑去,迫不及待地奔往手机,看那些其实和我并没有多少相干的消息。

有天晚上,再一次来到女儿房间,离开时,一束明亮的月光,透过窗户,照射在她的新书架上。书架足有两米多高,一层一层,整齐码放着各类文学和历史书籍。读大三时,女儿写了一篇论述上海犹太青年组织“贝塔”的文章,获得学校基础学科论坛一等奖,2000元奖学金,几乎全部买了欧美文学大家的作品。现在,那一个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名字,在明亮的月光下,闪耀着迷人的光泽。

女儿说,读本科时,每晚和舍友们去宿舍楼下自习室,几个好友围桌而坐,手机开启静音,屏幕朝下。整个自习室鸦雀无声,只有在电脑上撰写论文,敲击键盘的轻微“嗒嗒”声。她那读哲学的舍友,卸载了手机上的QQ和微信,只在电脑上安装微信,收发必要的文件;日常消息通过短信和电话传递,简单明了。舍友特立独行,果然不同凡响,多篇学术论文获得导师垂青。回忆陪伴女儿

读小学、中学的时光,每周六,我们一起去图书馆借书,沿着高高的台阶拾级而上,我们满怀崇敬,仿佛是进行一场庄严的“朝圣”。如今,我看着女儿努力前行的背影。

翻开赫尔曼·黑塞的《荒原》,扉页上的几行黑色大字:也许有一天,不管有无导线,有无杂音,我们都会听见所罗门国王和瓦尔特·封·德尔·福格威德说话的声音。人们会发现,这一切正像今天刚刚发展起的无线电一样,只能使人逃离自己和自己的目的,使人被消遣和瞎费劲的忙碌所织成的越来越密的网包围……醍醐灌顶。离开房间,我听见手机里不断涌现新消息的提示声,在六便士的叮咚脆响中,我分明看见头顶之上灿烂的月光。

电信的师傅终于可以来移机了,我请他把路由器安装在角落的小房间,我的房间依旧收不到信号。我下班之后的生活,重新变得安静,回归了曾经很享受的独处当中。我的想法、精力和时间都开始专注于我热爱的纸质图书。静谧的夜,一灯一桌一椅一杯茶,足矣。再不必被巨大的信息流压得喘不过气来,沉浸于与自己并无多少交集的信息的渴望当中,我可以为书中的警句妙语而欣喜若狂。